

連環畫

PICTURE—STORY BOOK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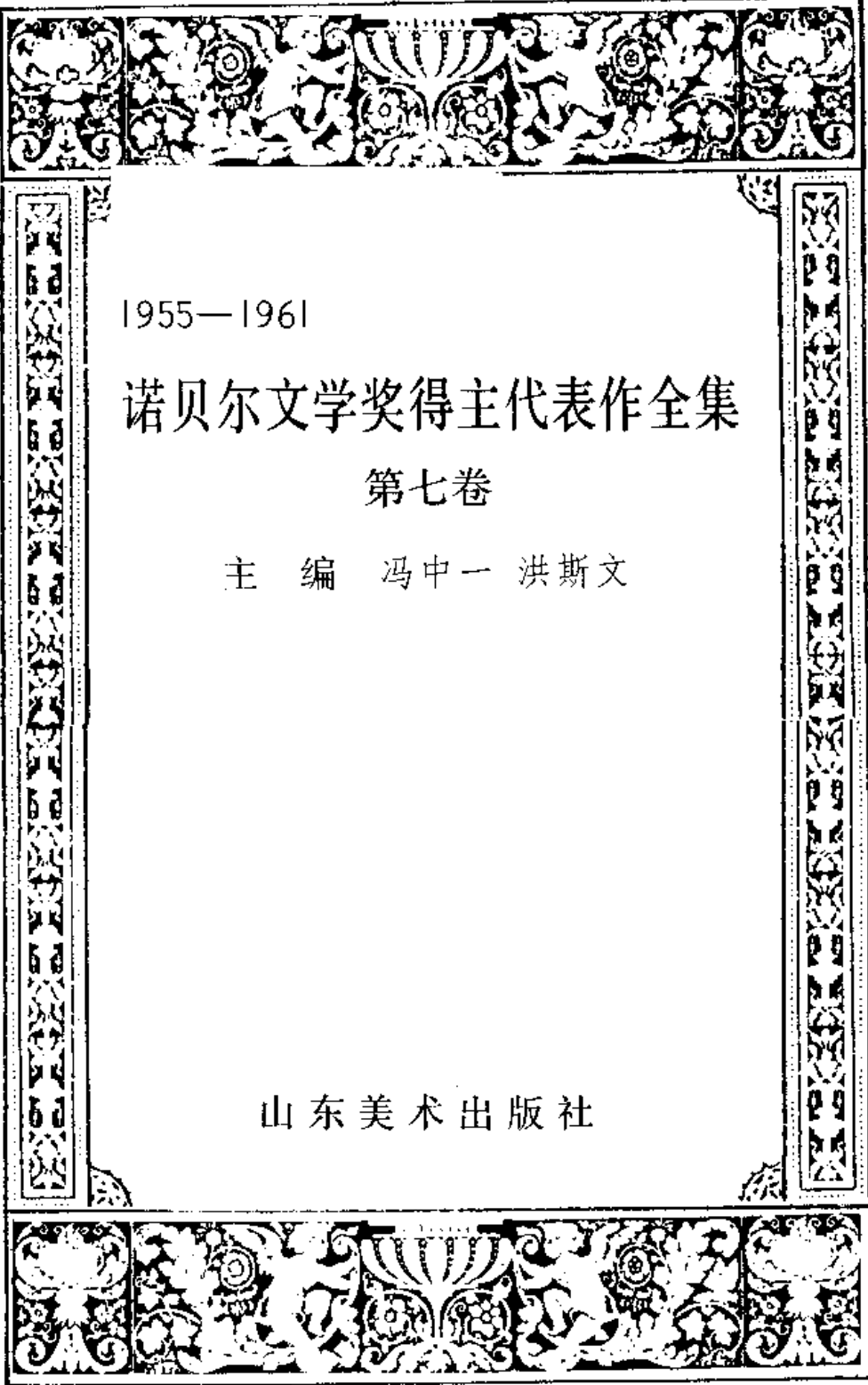


1901—1982

諾貝爾文學獎 得主代表作全集

REPRESENTATIVE WORKS OF
THE WINNERS OF THE NOBEL
PRIZE FOR LITERATURE

山●東●美●術●出●版●社



1955—1961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全集
第七卷

主 编 冯中一 洪斯文

山东美术出版社

目 次

拉克斯尼斯 (冰岛·1955)

原爆基地 改编冯恩大 绘画宋飞等

希梅尼斯 (西班牙·1956)

美 选编冯恩大 绘画姜衍波

卡缪 (法国·1957)

鼠疫

... 改编周立勋 绘画岑圣权 许丽妹 黄光军

帕斯捷尔纳克 (苏联·1958)

齐瓦哥医生 改编周立勋 绘画张伟健

卡萨姆多 (意大利·1959)

尤利赛士之岛 选编冯恩大 绘画曾重阳

美神与魔王 选编闻 雨 绘画崔 春

佩斯 (法国·1960)

远征 选编季广茂 绘画吴大宪 姜 超

安瑞克 (南斯拉夫·1961)

魔鬼的庭院 改编周立勋 绘画黄增立



1955 年得主

冰岛

拉克斯尼斯 (1902——)
HALLDÓR LAXNESS

得奖理由

将冰岛伟大的历史故事描写为极出色的叙事诗。

受 奖 演 说

在数周前，正在瑞典南部旅行时，听说了瑞典学院可能评选我为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。当天晚上，我在旅馆的房间，这一个贫穷的旅行者，来自世界上最偏僻的孤岛的作家，忽然受到因复兴文化之功绩而闻名世界的团体所选出，且依据其指示被带到这个坛上，其意义何在呢？

当时，我想起了曾经是我的亲人、朋友、年轻时的伙伴，而今已离开世界的一些故人。这些回忆，在庄严的此时此刻，仍然在我心中持续着。他们，在生前鲜为人知，现在，也几乎没有人想起他们。但是，就是他们造就了我，给我影响。这种影响，远比世界上伟大的作者，或先驱者给我的影响为大。我现在，想起那些至为美妙的人们，那些造就我的人：我的父母，尤其是在我学习字母以前，便教了我几百篇冰岛文学的概要的祖母。

当晚，我在旅馆中，想起了祖母对我培植的道德律。不可杀伤生物。要尊重世上穷苦受迫害的人。不可忘记受轻蔑、忽视，或为不公而受苦的人。因

为，无论在冰岛或其他地方，值得我们爱和尊敬的，就是那些人……。我度过孩童时代的环境，地上的强大力量，似乎除了故事和梦想之外，都已不存在。每日的勤俭生活，和从那种生活中产生的爱与尊敬等，就是在我孩童时代能肯定的唯一道德律。

我也想起不为世人所知，但自从我的年轻时代，一直教导我的作家生活的一些友人。他们虽不是作家，但都具备毫无错误的文学判断，对于文学上属于最本质性的事，启开了我的眼光，几乎凌驾于大作家之上。那些具有丰富天分的人们，都已不在人世了，但他们仍然活在我的心中，有时甚至使我区别不出，那些是我自己的表现，那些是在我心中的友人们的声音。

同时，我已随时牵挂着那由十五万男女所构成的一个共同社会。那就是称为冰岛人的，喜爱文学的民族。祖国的人们，自从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最初时期，便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。到现在，他们仍批评和赞赏我的作品，但对于任何一个专家，都不轻易放过，正如记录一切声音的敏感机器，他们对我所写的一字一句，有时以好感，有时以不快的感觉表示反应。我觉得，一个作家出生在几世纪以来染在诗与文学传统的民族之中，是最难得的幸福。

我也想到创造了我们之古典的古代冰岛的故事作家们。这些人，因为与民族完全合成为一体，所以他们的名字并未流传到后世，只留下了作品。他

们是活在那不朽的作品当中，和冰岛的风物一齐，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。在黑暗的几世纪之间，这些无名的男女叙述者，在他们那用土块建造的简陋房间中，不计报酬、名誉，也不管是否获得世人的承认，不断地写下美妙的故事。在那些贫穷的家中；在寒冷的夜晚，或许没有温暖手指的火炉。即使如此，他们竟然创造出文学用语中最美和最巧妙的言语。而且，还成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模式。他们，只要其心脏还在温暖地跳动，他们的手绝不会放开笔杆。

我坐在斯可尼的旅馆房间里，再度自问，名声和成功，究竟能给作家带来什么？通往物质上的幸福之道，能用金钱所启开吗？也许可以。可是，假如一个冰岛诗人忘却自己是属于民众之一人，和他的根源，或失去我祖母教我的，与那些朴素的人们之共同意识，并忘记对他们的义务，那么，他所获得的名声和财富，对他有何用呢？

国王，及王后陛下。

各位女士，先生。

瑞典学院将我的名字，和不知名的传奇作家们并列，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件。学院将如此崇高的荣誉授予我，所举出的理由，将成为我余生最大的鼓励，同时，也使一直支持我使我的作品略具价值的人们获得喜悦。当我想到我所得到的荣誉时，我心中充满荣幸和欢喜，对瑞典学院由衷地表示敬意和感谢。今天，荣获国王陛下亲自颁奖的，虽然是

我个人，但同时我认为这也是颁赠给教导我的冰岛文学传统的父老们。

得主小传与作品简介

赫尔多尔·奇里杨·拉克斯尼斯是冰岛当代杰出的小说家、剧作家。

1902年4月23日拉克斯尼斯生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。他父亲原是一位道路工人，后来带领全家迁到近郊的拉克斯尼斯佃地为农。成人后的拉克斯尼斯为纪念哺育他长大的地方，取当地地名为自己的名字，由于家境贫穷，拉克斯尼斯从小就不得不靠替人家挤牛奶养活自己。

他的祖母在他学龄之前就经常给他讲那些年代久远的故事，唱民间歌谣，还常常为他唱圣歌催眠。拉克斯尼斯后来曾回忆说：“当我六岁时，我便能坐在她的椅子前，从头至尾说出这些故事。”这样的环境，使拉克斯尼斯自幼酷爱文学，立志要当作家。读高中时等不及毕业就中途放弃学业致力自修。十七岁开始写作，十九岁发表了处女作《大自然的儿子》。这部自传体小说反映了他在童年时代所接触的大自然之美，初露拉克斯尼斯的艺术才华，为他未来的文学生涯启开了门扉。

此后，他离开冰岛，旅居世界各地。在德国、法国等地他受过表现主义、超现实主义以及天主教文化的影响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混乱情况和帝国主义的威胁，引起了他的思想的转变，使他意识到艺术必须是由对人性的共鸣和爱所支持，否则艺术的价值必然很贫乏。在1927年创作的小说《开米司织工》中，便表现了他对资产阶级宗教的失望和批判。三十至四十年代，是他创作的炽盛期，而且社会性、政治性的热情在作品中日益高涨。1931——1932年，他写出了反映冰岛渔民生活的长篇小说《沙尔卡·瓦尔卡》，这是一部以人的命运为主题的杰作（1954年由冰岛电影公司拍成电影）。1934——1935年，他又完成了描写贫农为土地而斗争的著名长篇小说《独立的人民》。1937年——1940年，他以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惊人速度，发表了一个反抗暴力的诗人曲折一生的四部曲：《世界之光》、《索美尔兰特的城堡》、《诗人之家》和《天空美景》。在这些作品里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批判。第二次大战爆发后，拉克斯尼斯转向历史题材的写作。他根据冰岛在十七至十八世纪被丹麦王国侵占的史实，写了《冰岛的警钟》（1943），《浅发女郎》（1944），《哥本哈根大史记》（1945）三部长篇小说。歌颂了冰岛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进行的不懈的战斗。在艺术上成功地焕发了北欧神话的巨大魅力。

这位多产作家，至今已出版了长篇小说、短篇

小说集、诗集、戏剧集，旅游记等四十余部著作。他的作品，批判地继承了冰岛古代英雄史诗的艺术传统，气魄宏伟、热情奔放，熔抒情与幽默于一炉，又充满辛辣的嘲讽，刚柔并济，自成一格。

由于他“将冰岛伟大的故事描写为极出色的叙事诗”195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作为一个与冰岛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家，拉克斯尼斯对于自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表现出极为高尚的姿态。他在斯德歌尔摩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时说：“名声和成功，究竟能给作家带来什么？通往物质上的幸福之道，能用金钱所启开吗？也许可以。可是，假如一个冰岛诗人忘却自己属于民众之一人，和他的根源，或失去我祖母教我的，与那些朴素的人们之共同意识，并忘记对他们的义务，那么，他所获得的名声和财富，对他有何用呢？”他极为诚恳地表示，这次获奖的“虽然是我个人，但同时我认为也是颁赠给教导我的冰岛文学传统的父老们。”因此，拉克斯尼斯获得了崇高的世界声誉。

本卷编选了拉克斯尼斯的长篇小说《原爆基地》，是拉克斯尼斯影响较大的、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该作品是以女佣人、年轻的姑娘乌乎拉为主人公，通过她眼见耳闻，用第一人称生动、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丑恶和一帮卖国求荣的政客。

冯恩大

长篇小说

原爆基地

改编 冯恩大
绘画 宋飞等



(1) 我从北方的爱斯多丽谷来到首都雷克雅未克，在阿罗兰多家当女佣人，具体工作是帮助女厨师侍候吃饭和打扫房间。阿罗兰多先生是北部选

举区的议员、大企业家、神学博士。

(2) 晚饭时，我端着汤走进餐厅。主人的大女儿，刚接受洗礼回来，坐在餐椅上看英国流行杂志。她涂着口红和指甲油，满头卷发。女主人踏着碎小的步子走进来，带一股清爽的香水味。她并不肥胖，细白的肤色更衬托了身体的浑圆和丰满，手腕上摇晃着玉镯。



(3) 女主人并没正视我一眼，边坐边说：“你会用吸尘器吗？这是洛洛——”她指着大女儿说，“等一会普普就来，另外还有读大学一年级的儿子，今晚出去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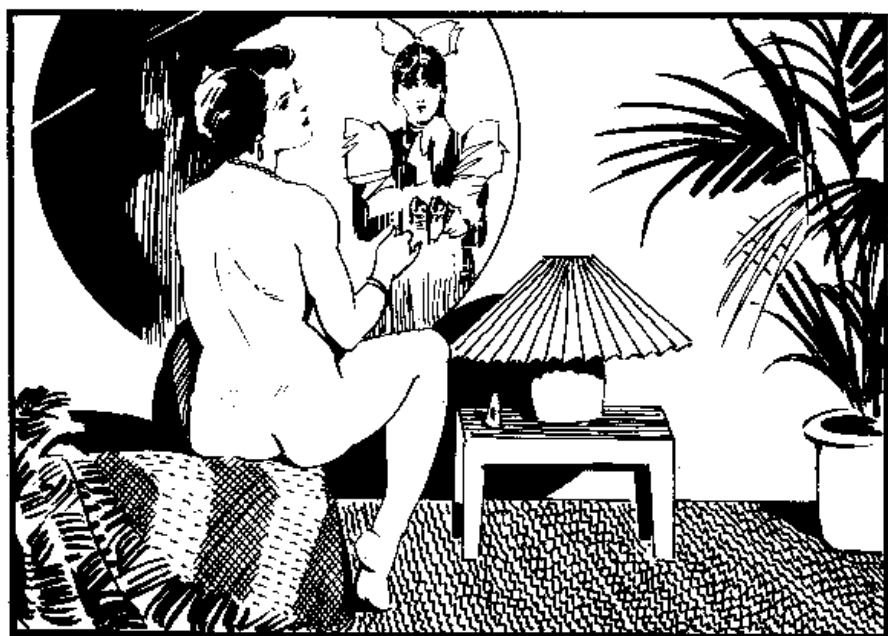


(4) “从农村来的女孩子，能记住这么些名字吗？”男主人走进来高声地说。他具有罗马式修长的鼻子，美丽的额头，是个很潇洒的男人。他摘下眼镜擦着镜片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从遥远的北方来帮助我们，实在很感谢。”这时我心跳不止，全身直冒汗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

(5) 男主人跟我谈起爱斯多丽谷，他问起那里的法鲁、野生小马和教堂。他一直说个不停，等他话音落下，我说：“我想学弹教堂的风琴，这是我南来的主要目标！”太太正在舀汤，肥胖的普普瞪眼看着我，突然高声大笑起来。他姊姊停止了看杂志也跟着笑起来。

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笑，象我这样的乡下女孩要学弹风琴是多么滑稽的事。但是反抗的声音在内心回答：“我也是人哪！”当我端进主要菜肴，他们才停止了笑声。女主人说他和先生要外出，炊事妇人也要出门，叫我去准备热汤，待在家里，等伍伍回来。



(6) 当我把擦亮的银鞋子送到寝室，女主人正赤裸着坐在大镜子前哼着歌擦指甲油。她身后也有一面大镜子。她袒露的躯体，比我想象的还要胖，但没有赘肉。她停下擦指甲，从镜中注视着我问：“你到底多大了？”“二十一岁。”我回答。

女主人转过身继续问我受过什么样的教育，看不看共产党的报纸。她警告我“要小心哦！可别变成左派的共产党员。”我说：“我准备做个风琴手。”“难怪你出身低层社会。”我一点也不怕这种女人。



(7) 到了黄昏，所有的生命都从这个家里逃掉了。只留下我一人在这个新世界。几间房子里装满了宝物，无数的可爱的东西就像许多小动物纷纷跑进没设围墙的春天牧场。没有一把椅子是半头牛就能买到的。房间的大地毯比我家的地还值钱。

由这个家我想到了我的家，我家的家具是几年前爸爸在拍卖场买下的一条摇摇欲坠的长椅，另外一张图画——是常被小孩包围的林姆传教士的肖像，还有一架古老风琴。为什么劳动者就该一无所有？我发生这样的疑问。